

## 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淞隱漫錄 駱蓉初

裘仲良，江西名下士也。家素康裕。娶妻亦世族女，伉儷和諧，唱隨殊樂。兄伯年，以甲榜出為漢陽刺史，將往訪之，適有書來招，束裝遂發。既至，居於署之西偏，樓宇三椽，結構頗雅。生本寡交遊，自臨水登山外，游屐罕出。署中諸人，各有所事，亦不時相往來。一日，上游薦一客至，儀觀俊偉，氣宇不凡。見生，頗相契合，時造生室劇談。自稱燕人，姓駱，字蓉初。生平讀書不成，去而學劍，得師秘授，遂工劍術。生亦詰其齋中，袱被囊琴之外，了無一物。生曰：「君自云能擊劍，當必藏有寶物如干將莫邪之類。可以一試否？」客曰：「予所煉劍，非世俗鋒刃比。」因自拍其項曰：「精瑩寸鐵，即藏其中。子其秘之，勿與他人言。」生終笑而弗信。生偶患小病，思家頗切，而客適至。生因謂客曰：「古人中如列子有御風之術，羊權有縮地之方，頃刻千里，往返無勞，斯乃可謂真仙也。」客笑曰：「此仙家小術耳，不足為異。君今欲往何處？我可為君效力。」袖出一帕，授生曰：「君試履之。馭空而行，所至悉隨君意也。」生足甫躡帕，即已冉冉上升，其去若駛，耳畔但聞風濤聲；俯視下界，屋宇樹木，參差可數。須臾，帕止身墜，則已在村西，距己舍僅數武而遙。步行歸家，入室，妻晚妝未竟，起迎生曰：「君歸何不先發一音？昨得君書，方謂作三年之遠別，乃今一夕相逢，殊慰妾心。自君別後，腹中震動，似徵蘭夢，正慮君不歸，誰能顧妾者。」生曰：「此吉兆也。卿何不早言？」生妻曰：「此事何可形之筆墨？赧於啟齒，以至於今。」是夕，生同妻宿。久別乍逢，其繾綣之情喜可知也。凌晨生起，見白鶴降於庭，口銜一紙，上云：「署中有事，請即遄返。」生正拾視，鶴遽撲入生胯下，鼓翼而起，直冲霄漢。生懼，大呼。生妻方臨鏡捉發，走出，則見生已在雲表，俯謂之曰：「我去矣。」條已沒入杳靄中。生妻恍惚，疑是夢幻。啼而入，則衣猶懸於桁，扇猶留於几也。閱半月，接生書，方知是術士所為，其心始安。生回，客笑曰：「何久戀不返，令人望眼穿矣。此帕昨已飛還，今以贈君，留為他日用。」由此生與客交日益密，有疑案難解之事，悉以諮之，剖析無滯，百無一爽。

一日，吏方欲鈐印，忽失所在，闔署倉皇，沸騰竟夕，終無所得。客曰：「何不竭井求之？」如其言，印果得，眾咸以為神，上下敬之，待以殊禮。生兄以讞事奉上官檄進省，署中一切大小公務，悉委局員代理，生反得置身事外，時與客出外遊覽。偶入一蘭若小憩，固漢臯著名巨剎也。是日適有盛會，士女雲集，僧寮幾於應接不暇。見生為貴官介弟，趨奉慇懃。鐘樓旁有精廬數椽，花木蕭疏，池石幽靜，迥然出塵埃之外，生顧而樂之，留連不置。頃之有二三女子來，皆高髻淡妝，疑是大家宅眷。其中年幼者神韻尤絕，驚鴻鬢影，秀奪人寰，瞥睹生，驚而卻走，不復入，逕登鐘樓，俄盡七級，憑欄俯視，光彩四射，風吹衣袂，疑若天際真人。生目眩神搖，傾倒獨至。謂客曰：「此真國色也。吾見亦罕矣，得無漢臯神女，解■而來者耶？」客哂曰：「君眼孔抑何小也？今日蓬島韻蘭仙子特設冰桃會，邀集群仙作投壺彈棋諸戲。君欲觀佳麗，盍偕我往游乎？然與君約：但許如劉楨之平視，勿回顧作態，勿流盼傳情也。」生曰：「諾。」客曰：「前帕尚在君懷乎？可躡之而登。」客擲拂塵，化作一龍，跨之，凌空遽起，生從之俱行。下方雲氣然，並無所見。

行約一時許，忽有紅鸚鵡自東方飛來，投入客懷。客曰：「此是我家所蓄，今日何以自籠逸出歟？」言未已，一雛囊持籠追至，見客，稽首作禮，白曰：「瑤華娘子命予攜此送與董雙成，道經玉池，彼求一浴，籠甫啟，已疾逝，今乃在主人所耶？」鸚作羞態，搖首向囊曰：「余不願入他家也。若非略施狡獪，安能脫此樊籠哉？今願與主人偕耳。」客謂鸚曰：「傳語娘子，此禽頗慧，可自蓄之，勿畀他人。」乃命鸚鵡仍入籠中，持歸其家。鸚見生曰：「此書癡也，尚有俗骨。主人何不以上清玉真膏藥之哉？」客呵之曰：「可速歸，勿多言！」

雲行數里，始俯見汪洋巨海，浩渺無際。盤旋稍下，乃見大小洲島森列，如星羅棋佈。客指東方一山曰：「此即蓬萊也。」行漸近，覺樹木蒼鬱，蔥撲人；再近，則樓台亭宇，恍在目前。客乃偕生俱下，曰：「從此腳踏實地矣。」入一園，頗寬廣。生睹其榜曰「真靈棲息之園」。迤邐行三四里許，藤蘿石，蘭芷沿溪，翠柏參天，幽花夾道，清風徐來，悉作異香，先詣一所，曰「延青閣」。其中虛無一人，几上筆牀研匣，無不具備。客曰：「此雲和夫人習字所也。余來尚早，群仙猶未至，盍先尋韻蘭仙子，聊與盤桓。」出閣，轉而南，有五巨石當前，並峙，題曰「五丈人峰」，各有名字。穿石逕過，路極曲折，抵一所曰「浮眉樓」。四週群峰聳立，環碧峙青；樓凡楹，縹帙緗函，牙籤玉軸，堆列左右，蓋藏書所也。生偶抽閱一二，則皆言長生久視之術。樓正中有一琴，客撫之作三弄。

操縵未已，則見有乘鶴駕鸞陸續而降於庭者，皆絕妙女子也。年並六七歲許，月淨花妍，殆無其匹。一一向客問訊。雖睹生，淡漠視之，絕不為禮。頃之，雲鬢霓裳，翩躚而至，見客，曰：「君來殊不易；聞偕貴友辱臨，當非凡士。」客令生行相見禮，曰：「此即韻蘭仙子也。」談欠，至者絡繹，無非雪膚花貌，玉骨冰肌，體態輕盈，丰姿綽約。主人特設長筵於中樓，群仙列坐，凡二有二人，惟生及客為男子。庭中歌者舞者，二八為列，咸彈箏琵琶，操笙簧，揄長袖，躡利屣，宛轉成音，翩翩中節。以水晶盤薦蟠桃，人各一顆，其大逾恒，甘液瓊漿，芬流齒頰。生覺其涼震齒，食畢懷其核。群仙盡稱善曰：「此桃三千年一實，今又遲二百載，益熟而美。裘生值此盛會，可謂有緣，福亦不淺哉。」客曰：「我於瑤池三食此桃矣，顧終拘於禮數，未若今之極歡盡樂也。韻蘭仙子真我生平一知己哉！」韻蘭因詢客曰：「瑤華娘子何不見臨？」客曰：「聞昨日二愛仙人招往天瘦閣商訂花譜，不日申江又有二花神名，定北里之甲乙也。」杜蘭香曰：「此輩雖為名花化身，但落落墮園，飄泊可憐，其間不味靈根，終證慧業，有幾人哉？」侍姬歌舞既畢，群前捧觴上壽。至生處，生一吸遽盡。持壺復斟，迭進三爵。生覺姬肘腋之間，香襲肺腑。視姬臂，籠珊瑚珠串，疑麝所成，把臂脫觀。姬了不之拒，肌膚滑膩，蕩魂銷魂。客他顧而笑曰：「狂生情動矣。」姬紅潮暈頰，退就班行。生視姬絳襦碧裳，豔冶獨絕。

既夕，宿生於竹軒，姬來侍枕席。問之，乃客所命也。姬名寶兒，年僅五。自言最善琵琶，展軸撥弦，為生鼓《湘江煙雨曲》。宵闌漏永，倍極綢繆。天將明，生不能成寐，對月歎。謂姬曰：「卿居天上，余處人間，一度之緣，今生已了。畢世相思，其何能忍？」姬曰：「聞之客言，妾亦將隨降紅塵。」生曰：「然則余與卿有齧臂之盟，當有後緣。他日相逢，以何為信？」因脫姬珊瑚，而以己玉鐲界之，曰：「以此為相見券，幸勿忘也。」味爽，客至，曰：「此間不可久留，盍歸休乎？」

是年，生兄因事瀕職，客亦辭去，遂謀歸計。道經潯陽江畔，忽聞自遠有琵琶聲，哀怨纏綿，不可卒聽，訝曰：「何絕似我寶兒所彈調也？」移舟訪之，得之於楓葉蘆花最深處。招女過舟，燈下視之，果姬也。揜袖而釧露。姬一見生，喜極而慟，哭幾失聲。舟尾一媼進曰：「客命我送女來，今既相會，我事畢矣。」掉舟入煙波遠際，遽爾不見。載女歸家，與大婦甚相得。生妻已生一子，貌絕類客。生感客之恩，命名「懷駱」，字「念蓉」，以志勿諼。